

太極圖
通書

生理集要

標題八牧 六夕山人真蹟古雅可賞

性理集要序

性理一書瀚洋浩大天地鬼神之奧道德性命之微修齊治平之本古今興亡之跡罔不具載真理學之淵藪而吾人之裒葛也比來先輩纂集是書者不可枚舉但好詳者或輕重不辨博載其文而失於繁崇畧者或本末不具徒摘其句而失於簡求其詳畧適宜而便於披閱也難矣一日諸友相聚而議曰性



理之書淵深宏博而文之大全者既不能旁
通以涉其津涯而書之纂集者又難於憑籍
以究其蘊奧願子編集一書俾吾人得有所
依歸予曰未學操割而欲製錦寧不適傷其
錦乎雖然尺有所短寸亦有長而一得之愚
或可以為智者之助也於是參之衆說而凡
大極通書正蒙皇極之難於訓詁者固必集
解以開其旨稽之群書而凡二程全書遺書

近思錄伊洛淵源之同于要旨者亦必兼采
以附其類文之宜讀雖詞之繁博而文必詳
載題之當錄雖詞有簡約而意亦渾全故群
書之入必書二字於各類之下使知出于何
書既非畧而弗載亦非載而或淆也大題之
標必加一圈於題首之上使知異於小題既
非缺而弗備亦非備而或紊也庶讀者由註
以探其旨而不患于考索之難緣類以究其

餘而不假于徧閱之勞由是迎流窮源得以
覩斯道之淵藪援裔揭領而不失吾人之衷
藹矣是書也集以一載而藁始就易以三藁
而書始成名曰性理集要言集群書而撮其
大要也雖不敢自謂於理學有益而初學之
士或亦有便於玩讀云爾凡我同志當因文
以求道毋徒為買櫝還珠之誚也謹序

青辛酉歲春正月望日新安詹淮序

性理集要目錄

卷之一

太極圖

通書

卷之二

西銘

正蒙

卷之三

皇極經世

無名公傳

漁樵問答

卷之四

易學啓蒙

家禮

律呂新書

洪範皇極

理氣

天文

地理
潮汐附

鬼神

性命

卷之五

道統

為學論

聖賢

諸儒

小學

卷之六

教人

人倫

六經

讀書法

史學

字學

科舉之學

論詩

論文

諸子

卷之七

歷代

自唐虞君臣至宋君臣而止

卷之八

君

臣道

治道

詩贊銘

御制

聖王以道治天下
日致雍熙
多感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
盛者不越乎道以爲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
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率
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嘆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
之殊人之享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
相去之逾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
道之病哉其爲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已則必
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
治也哉續承

此書之治心
美地聖心
可見

聖賢之意後
明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
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
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
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
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
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厥為此懼乃者命
儒臣編脩五經四書其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
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
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
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承衛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
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此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

不悖賢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後聖人而不惑夫哉聖人之道豈
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鏤梓頒布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親經
書之全探見聖人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脩之於身
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回淳
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
為序

旁理以明道
立誠以達本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一

新安 栢山 詹淮 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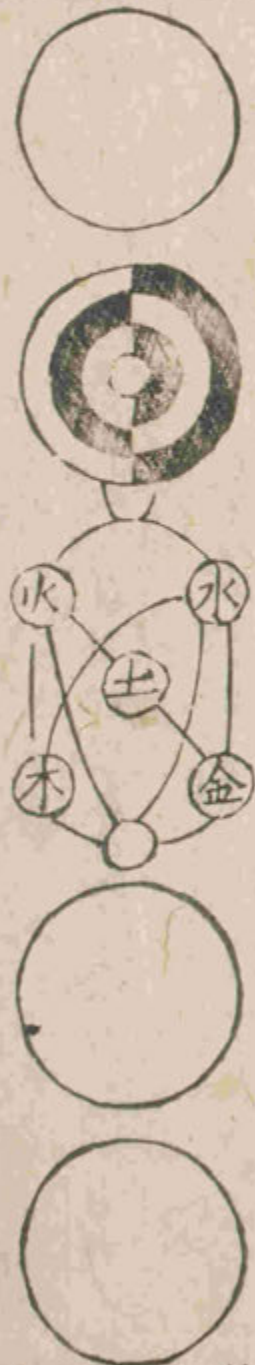
仙源

門人 李廷鰲 校閱
門人 李廷海 校梓

太極圖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無極而極

朱子曰。太極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

性理集要卷之一
新刊

五行兩加
蘇奕
明曰太極

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
為言爾○陽動陰靜此○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太極者
其本體也○陽動者陽之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陰靜者
陰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陰中之陽者○陽動之根也
○陽中之陰者○陰靜之根也○炁土檢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也○陽變者陽之變也○陰合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
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禪故次火金陰釋故次水土中氣故居中
而水火之○根陰根陽交系於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
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太
極○陰靜陽動炁土檢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
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声臭也五行

用
參入美極

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具各一其○太極無假借也含真精妙合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
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
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極者於是
乎在矣然形○陰之為也神○陽之發也五性炁土檢五行之德
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
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乎秀之精一而有以
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
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太極
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太極之體所以立
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極於是乎立而

上里三三六二

八五

二

吾子修聖

○太極◎陰陽水火土極五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脩此而言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

○三極之真

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陽也。物
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陰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
極之道立焉。實則一。○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陰陽之謂也。

○幸我不得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周子謂無形而

○問聖道之
有死如

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此純以
理言故曰以有無為一。老氏所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
氣言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載有無為二。故曰以有無為二。○
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
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所謂精

○克撥撲破

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亘在
亘今擲撲不破。○無極而太極則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
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
問仁是柔如何屬剛義是剛如何屬柔。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
剛而用柔所謂根陰根陽也。

○問仁則發配
何如

○万物成終
終
○万事成終
始

陳北溪曰智在五行何以屬水。以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
之根本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物非智不可知得確定方能
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始而成終。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
成始也。

胡萍鄉曰文公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為之
詞無以易此言矣。然邵子所謂道為太極心為太極何耶。曰先

○問邵子謂道
極心為太極何如

方理同原

師所釋以名義之言也。邵子道為太極以流行言之也。心為太極以統會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同出一原。不知統會無以操存。不識流行無以處物。

無極而太極

無極而太極

品彙之根柢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明道答周子之意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

動靜為其根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而儀立焉。

一陰一陽之謂道

誠者聖人之本

太極本然之妙動靜所乘之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有石無礙
湖上書
伊見撰

朱子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問伊川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酒者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酒者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說方說得道不離于器器不離于道處
黃勉齋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陰陽也既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陰生陽曰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為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

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

蔡節齋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陰陽在太極之內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上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之主者固陷於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上之說者則又失其根柢樞紐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吳臨川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機猶弩牙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

此氣猶琴弦之乘機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
五行者氣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
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
土金水而木火陽也水金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
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
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
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黃勉齋曰木之氣盛於東於時為春火之氣盛於南於時為夏
土之氣盛於中央而寄旺於四時之戊巳獨盛於季夏之時金

同出異名

之氣盛於西於時為秋水之氣盛於北於時為冬春夏秋冬而
氣以成此五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形氣之流通
五氣之流通即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五行之序以
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
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揜而不得
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勝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
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
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寢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
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寢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
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勝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
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

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
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悖蓋質
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金
金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
水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
不易氣則變化而无窮所謂易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

太極无極
五行各其
性

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无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
渾然一体莫非无極之妙而无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
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

遠聲言其
性

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无聲臭之可言
是性之本体然也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
其性也則渾然太極之全体无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
不在又可見矣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
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无極而太極太極本无極則非无極之
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无極也

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
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

天下无外物

夫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此无極二五所以混融而无間
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无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

万物統體天極

也。疑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七變化无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

日落方川

陳北溪曰：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為之論。又曰：陳幾叟月落萬川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

善惡分在事也

惟八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方事出矣。

善惡分在事

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万事。蓋二氣五行化生万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至人全休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遠禽獸不遠矣。

善惡分在事

陳北溪曰：至人稟氣至清，不隔蔽，而又理便呈露，昭著如銀盞。滿貯清水，自然透光。盡底銀花，資人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

善惡分在事

善惡分在事

真為德業

精

夫定之以中

心

夫靜文極

夫合夫聖合

德

夫全動靜心

動靜全極道

查滓在末便主昏厥得他所以聰明易於開發自大資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少而濁多昏蔽得厚不如盞底銀花只看不見欲見得十分加澄治之功又有人所純粹而直氣不清如温公恭敬力行焉信好古是法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邪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一程處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不敢不上提為一程所不諱

夫定之以中正仁義中人之道也而主靜居敬立人極焉故聖人好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

氣以生而聖人之中文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及

之道而无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誰則又何

夫聖人又

夫極於中

以酬酢事物之在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

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有所不主也蓋必代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

曰不專一則不主直遂不翕聚則不主發散亦此意爾

李果齋曰人生而靜性之本体湛然无欲斯主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

問厚本言知

饒雙峰曰中正仁義性之四德中即礼正即智也然不曰礼智

而曰中正者蓋仁義礼智專以性之未發者言如孟子之所云而中正仁義則以性之周流乎動靜者言若乾坤之元亨利貞

也。以夫發者言則四者各專一德而其發也為四端以周流動
靜者言則名虽有四而實則一大極之流行也。故中者動而無
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靜而不偏不倚之謂及之體也。中
見於事止主乎中確乎其不可移易。若力之有樞車之有管轄
天之有南北及也。定方事以立人。欤莫先乎此。仁者主於生育
所以流通乎物我而發渾其功用。故由靜而應於動由體而達
於用仁之事也。又若主於收斂所以裁成夫事物而斷割乎物
我故動及而歸於靜用畢而反於體者義之事也。二者中正之
機括而及之妙用也。曰者之在吾心動靜周流如環无端亦犹
天地之五氣順而四時行也。○先生生於至道不傳千五百
年之後一旦建國屢起剖發幽秘直指死及太及以為體用而

二者中起括

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然而畢具於其中
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又而善禮之一言而天下之
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緼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啓
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万物之大矣。復聞至賢循已
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体一動一靜无適而非中正仁又之極蓋不假脩
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言也。不知此而悖之小
人之所以凶也。脩之亦在平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
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无則靜虛動直而不可孝矣。

問周子說靜字程子說敬又同而意異否真西山曰程子是怕

至道真

至道真

至道真

至道真

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玩談故靜其
意大抵以靜為其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人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又成
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
中又各有兼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
也陰也柔也文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及其終而
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
易其大旨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訂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書之其意豈不深哉抑
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孝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
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
孝者亦不可不知也

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朱子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是也但於濂
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論曰唯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
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体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
太極又有謂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為統
体不可偏指為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
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處得其一而遺其二也

原始反終

三才之前

易其大旨

不出此

意深遠見濂
大道理

得道二

夫道体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
 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對或合或異或同而乃
 所以為道体之全也夫善之与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
 善自其陰陽变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
 变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
 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无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
 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直持善為陽而性為陰哉但語
 其分則以為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
 无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為道器
 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道器如此說然器亦
 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人中正同乎

所以為道器之別

二理者也而析為体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善
 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体也而无亨者誠之通也利貞
 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為無亂用之分哉万物之生同太極者也
 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
 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
 一理哉若夫所謂亂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否矣其曰體用一
 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万象昭然已且也其曰頭
 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
 理則先亂而後用蓋舉亂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
 則先頭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亂可見是所以為一源也然則所
 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既曰亂立而後用行

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為統亂者則程子所謂
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
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
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
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以陰陽剛柔為類
則亦不得為專言之矣安得處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
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為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
發之中也仁不為亂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
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為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為仁之質
又可知夫其為亂用亦豈為正說哉大抵周子之為是書蓋意峻
繁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及復潛玩而毋

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
說矣○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
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
子言之先聖後聖立不同條而其貫我○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
道亂說出人不取旋底道理今後之卒者時然見得太極之妙不
屬有無不落方亂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
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稱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
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万物之根柢也○蓋以為太
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比見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書載
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為有功矣然本語
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史氏何所據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

先生之言而
周子為道體
得于未傳之

極者增此字其為前脩之累於後季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以為不可蘇子容特以為父辯滂之故請刊史所記章頤木脚之語神祖俯從之况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係耶正當援此為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周子喫緊為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亂之極致而其所謂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

張南軒曰先生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化生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乃物有其宗万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生之所以為治者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必以復明

度氏正曰太極本然之妙初无方所之可名无去息之可議全者

心之体用

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孝者誠敬自謂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体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諸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字者於此深体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來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所謂在極云者真以為在而以為周子之病失之遠矣先生晚年表裡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于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傳者嘗從周子游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

心極庶乎立

子而聖言

傳嘗有書謝其所寄始說并謝其所寄同人說但傳之書藁亦蓋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

道之原崇天

謝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八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万事万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為万古斯文之真祖也神農氏之取法隱晦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法坤至矣者以是夏禹山商降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除及中古文王係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作於周末晚作十貫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且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更千百年天啟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得千

太極

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者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此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无極二五之妙合而推万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有五性之感動而明主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有其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之妙曰立天之道曰陰与陽立地之道曰柔与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主人合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与義終始不窮流行古今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为天三四為人初二為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六極得朱子
表章而謂

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与此圖相為表裡。及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申氏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至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啟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象之根柢，所以明男女万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无臭，則周子无極而太極之意，非為空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无極，則周子太極本无極之意，非疊床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万世者矣。

黃瑞節曰：先生於此圖，謂受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毫厘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者，託此以排擊先生，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問太極與易西銘洪範之言，或詳或畧，不同何也？朱子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畧耳。然道理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太極本圖，非康節所作。雖無言說，而所該其蘊，介於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西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各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五行而象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劉子所謂天地之中，與周子之太極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

世理傳

其意為優

問周作大極
五正皆皆
淺易

先覺得為

心與以有補

後手將集
二要者

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如燭臺中央簷處更是
極從此致彼也恰好不曾加從彼到此也恰好不曾減○問濂溪
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為之方然二先生
之學不知所造為孰深曰此未易窺則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或言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路相傳之秘
非後學所能窺測謂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者固殊而程張之
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以風吾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
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以發後學亦不特作第一義者然則
行狀所謂及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用功之大全耳至其
入處則自濂溪不一說也

太極圖畢

通書

孔孟得為

朱子曰濂溪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真知其師傳之
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之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
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於風弄
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
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與相表
裡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求道義
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
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
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窺
而窺也

生理長受卷之二

通書

七

語委云此言本領之本
聖人所以聖者誠也

利貞誠之復秋冬生
氣既散何以謂之收
曰其氣已散收者乃
其理耳曰冬則地氣
暖便也是氣收在
內曰面色自散下
而暖者乃自來生未
却不是已散者乃後
生氣也

誠者聖之本
誠者立

誠者立
誠者立

一氣之別名

薛文清曰太極圖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通書明一理陰
陽散為萬事表裏相合如此

誠 此篇論天以實理付予於人而為性命之本原也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
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誠即所謂太極也六
哉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
言乾道之否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行以賦於人之本如
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乾道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

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
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
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而無不善之雜也故曰亦易文陰陽
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也
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成之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成
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理之已立者也
陰之屬也誠之立也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
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
五行之性矣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
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付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與誠復如
何

張南軒謂梁世榮曰看得誠通誠復如何答曰此又太極圖辭

之要旨也曰元字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為緊要方其通也是信箇及言復也是信箇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其只說如此公自去推

誠下 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為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和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誰果而確無往焉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万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无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

誠是通地地地
此章言太極之在
向誠者用曰誠
分此五者之用曰誠
向果而確果者陽
曰只是一事而首尾
確即無心寸確而
不可偏廢猶陰陽不
可相離也

至聖本
百行原

天下之至善

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非誠則五節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誠則復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夫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克己復禮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

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 德者人之所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字者德之用仁義和智信者德之體理通有條理通連守禮美其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發情德者兼性情而言也

誠無為幾善亞德爰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曰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

誠實理也幾乃猶微察
動靜而此本則無為也
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
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誠者初發
微於可見一念之生不
動於便也未發誠
誠者未達衷微使
同誠是說一言不達則
野矣誠於色而不力
之所發要帶者察
耳

誠元鳥

切也實理該貫

其奈也微妙而不可見也
死也則歸而不可見也
有知性者安多為神也
如性不可見則周有性
只是聖人之心聖人外
只是箇地位也
其言聖人合下下明明
凡聖人所謂得者此對
初便至聖人得此安字
得此安字對了教書說
執持安正自然

鏡子此言
山也把物極
力在肉求的
水牛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大
誠無功於物誠於誠之
誠也此知誠於誠之
誠不動
誠善也言象人也誠而
未形有無之間
世聖人至聖至神也誠
不動者誠也言誠動也
誠之動
誠是誠靜體用之詞言似
有而未形有無之間
誠之動
誠善也言象人也誠而
未形有無之間
世聖人至聖至神也誠
不動者誠也言誠動也
誠之動
誠是誠靜體用之詞言似
有而未形有無之間

陽之象也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明
其休焉即五行之性也性者獨行於天安者本於已聖者大而
化之之稱此不待空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
也復者友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及其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
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存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備而
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
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濬而水自
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極力說箇幾字儘有終終人
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旋轉不此
是日用親切第一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一

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三
五此老此子活計盡在真許前後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
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聖 此論性為安焉之謂聖

寂然不動者誠也實理之體即感而遂通者神也實理之用動而

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靜之間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誠神幾曰聖人誠神幾者言誠從何入曰誠必誠是存主也言神是神是理擇以誠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賦用之

問介然有項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眾事吉凶之兆也清明在

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前

事則未著微而幽也性為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天

生里集要卷之二

一頁

二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
德却足自動用言曰
言合也若看做道德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
也用上和曰德自有
也用上和曰德自有
也用上和曰德自有
也用上和曰德自有

動正用和

君子慎動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

慎動 此論復焉執焉之謂至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道德即五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

也邪動辱也其焉寧也故君子慎動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

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

聖人無我
守中只行利

廓之配天地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責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

中即禮正即義圖解倫天天德在我何貴如之順理而行何往不

利廓之配天地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道本然故易簡

人所固有故易知為之則是而孝者自失其幾耳

師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

善惡即大極陰陽之內氣質之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

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疆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

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

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

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

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己發無適不及而言如書所謂允

向性者剛柔善惡中言曰性便是
性之性四者之去去如西
件剛柔善惡却又剛柔
善惡中擇中

聖人教

師道前善
朝廷前善

生里集要卷之二

一頁

七

執厥中者也。易其德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疆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只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善人之多，朝廷之正，天下之治，皆由於師。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幸。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有耻則能發憤而授教。聞教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

洪範曰：思曰睿。上作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无思而無不通為圣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无不通。是則无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文定於不勉是思也才感便通特后之身曰聖人也不思是思由人機後方知知莊子云進而行變而止之身曰幾

睿通也。无思誠也。忘通神也。所謂誠神幾，自圣人也。通微，睿也。无不通，圣也。思之至，可以作圣。而无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君子見幾而作，睿也。知幾其神聖也。

志學 此篇言人之為学當要立志

圣在天資希圣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

則志伊尹之志乃志
於行自足不志於
身却求天下事
志於行道若自
所學元未有本
便於事而措之
心更效又知何
志同是也後得
志之序教廣而
向焉則聖及則
又更他細以固
時如何既曰只
過之便以孔子
意思多

夫不得其所持於市則淵不遷怒不試過三日不違仁志任君之
所志乎滿十之所志過則至及則資不及則亦不失為令名

胡氏曰周之患人以筴策決利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
志得月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宰叔為事也故
曰李顏子之所志人能志此志而李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
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萬
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莫知
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未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言多乎哉
陰陽以想言仁義以道言圣人以仁育物以義正民所謂定之以

天以又聖
聖德與民
天順化

天地美其德

仁義也天地圣人其道一也天下之木在君仁之道在心心之術
在仁義

治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
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无違之謂純心純則資
才輔資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資急焉

資元由天活
地心用資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
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
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其四者之實夫君取人以身道合而從
也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心不純則不能用資
不用資則無以宣化

禮樂

禮先而樂後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七夫七婦七萬物各符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禮陰也樂陽也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孝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務實

君子務實

實勝善也各勝取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學上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

君子休小人日

未者則恐恐然畏人知遠取也小人則仍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

愛

實脩而无名勝之恥故休各勝而无實脩之善故愛

愛敬

至勸二

君子悉有善

官二無明愛敬

行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無之可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照之彼豈無畏耶為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愛善無弗愛且敬焉

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知之何言當學其善而已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之者焉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首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生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悼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善無不學故亦有參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

言理之動靜則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其體也動而無動靜而無動靜

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

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

動其用也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動靜而無動靜而

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陰陽陰陽太極四時

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有形則滯於一偏則不能通神妙於萬物則無不通水陰也而

有動也物滯於一偏則不能通神妙於萬物則無不通水陰也而

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

物者如此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

言也本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

之無窮也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樂

於焉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皆此言天地造化之所以無窮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

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陰陽陰陽太極四時

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有形則滯於一偏則不能通神妙於萬物則無不通水陰也而

有動也物滯於一偏則不能通神妙於萬物則無不通水陰也而

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

物者如此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

言也本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

之無窮也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樂

古者聖人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以百姓太和器物成若乃作

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飭和而不淫入其

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慢乘乎中德之

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

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

古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下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此言形而上之理也

聖人作樂之意

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中和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容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然死妖淫故其欲而至於輕生敗倫然死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公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風歌良節其震新明巽不清今離絲景坤土涼今允金閭闔生乾石不周今坎革贖莫效

聖人作樂之意
聖人作樂之意
聖人作樂之意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天者感動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符其声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在此

風移俗易
兩鐘止水無言
也無心從天聖
靜虛無體動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哀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七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旨最為切要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死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問自无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七

一星純一靜虛是也知
私欲項於其中致動
出無言私欲境之
是有至則則解不
有之則美之則
動也更至所為若
地故不棄地也
互由則私之則校
明通在也公溥接物
也
此章最為切要
公溥動之溥庶
目用不用力
力如字
此章最為切要
此章最為切要
此章最為切要

問顏子歸化而存曰此
其大化之化異也
善化却富貴貧賤之
念方歸存之亦之意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
愛也顏子不愛不來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

如正齊

顏子亞聖

無不足死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

師友

又重聚樂

大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夫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
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死師友則愚是道也由師友
有之由師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善人規如諸疾而已
其身而無悟也

勢

極重不可反

天下勢而已矣辨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
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
尤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重未極而識之則
猶可反也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不識則不
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
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 此言文以載道今乃行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用者

不濟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一章之大
意也。載道而人非庸
徒飾也。言有載之文
而人非庸徒飾也。言
此不載道之文也。自
其美至行而不遠。是
者也。自不賢者至強
者也。自不知務而徒
事也。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
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也。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
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
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玩焉而已。噫。弊
也久矣。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
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
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自文
辭藝也。至行之不遠。猶輪轅飾而人用之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
從也。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猶車不
載物而徒美其飾也。

聖蘊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又曰。予欲無言。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
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溘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
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仲尼牙迹
顏子為其全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
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
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
校而明者。其言常人者。正以深厚之極。斡天淺薄之尤耳。

精蘊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

或曰。發聖人之蘊。故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
子殆不可見。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者。
顏子也。聖同天。不
亦溘乎。常人有一聞
知。恐人不速知其有
也。急人知而名也。薄
亦甚矣。

謂德所蘊也。蓋也。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

精蘊

精蘊

精是精微之意... 天地鬼神與... 精是聖人本意... 理... 則伏久始... 謂之已具... 則不可方... 則孔子為... 出意思而... 之中故謂... 經是包得... 易為文字之在

易為文字之在
聖人之精微

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深義盡卦專以明此而已
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
也有卦則因以形矣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
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
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
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問何謂易之精朱子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
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上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

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乾損益動 此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君子乾七不息於誠然必微必窒怒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
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子動噫吉一而已
動可不慎乎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七不息者體也去
惡遷善者用也無休則用無所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
而言之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
謹

朱子曰懲忿如推山窒怒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
電之決

推壘程
風速電決

生理...

道書

十

家人睽後無妄 此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治天下有本 崇本善則

治天下親王家

誠心復其善 動

先王以茂對時育 物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誰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聖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禛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親于家治家親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也。不善之動息於外則

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且深也。

富貴

君子以道充為貴 貴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微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

擬於成象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

○聖法在衆民
○聖以法養萬民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寂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睨其交于狀句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所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公

○者自有先後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備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宣平万世无窮至祀夫子報德報功之无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无窮矣与天地参而四時同其性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无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大極乎

蒙良 此引二卦以明主鬻之義是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乱乱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誓誓非

聖其極

我果行

慎於時中

性理大全卷之二

二國語

世

問良其背背心見
也曰只如心勿視矣
明治實又知不接
其目無所見程子解
其所不見而見其
此卦象下止便是去
而若不字字誤乎
其止句解更難得
所止如大字君止
極子解不及却好
全曰收皆無物惟
動有三之象良其
獲其卦行其徒不
所便者納地理也
亦只見道理
向止亦力也為不
為力便不是若止
內欲不為外物不
是止上

為便得言言欲以至於
而後言耳然無志天
欲以存天不無也
實欲則是不合不
是作也而仇而欲
欲其豈能知但亦
欲其豈能知但亦
欲其豈能知但亦
欲其豈能知但亦

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言意蓋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
筮者即神以告之而神告之言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即神求師專
一則明初筮則告三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
行也山下出泉太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
果汨則不靜濯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
其所行而反莫不知不如不告之為愈也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
可之謂也初則告膏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
中也又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皆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
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元為一有為之
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悅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慾雖有
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死
則城立明通城立身也明通至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
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荀子曰養心莫善
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然明道程先生曰既誠其心安用養
耶

明道曰昔愚之季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子思處所樂何事又
曰自再見周茂叔後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子思處所樂何事又
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自謂已死此好矣茂叔曰何
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

吟鳳皇以歸

生理三五六

廿三

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未未也又曰周茂叔慙前章未除去
問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子意觀驢鳴亦謂如此伊川見康節
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也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
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又曰二氣五行剛柔方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胡五峰曰龜鶴稽古孔子述三三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
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万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
在焉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
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妙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
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書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
也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也其言尚極乎無極太極
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顯而其
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
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
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
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設使漁溪復生亦必完爾而天
也

漁二錄要

真西山曰易易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
未知性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
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書之已言而推其所
天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

吾身自有在

吾所說元

朱子與周子

月十道孔孟

周子與孔孟

二書三書

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力也

蕙瑞節曰朱子之解是善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耳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修或謂當時持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為善或謂二程言論文字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說或謂周子與胡不侔同助鶴林等僧壽涯是皆強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深知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出師傳默契指體於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五並行矣

一卷終

110X
330
8